



新世纪青春文学精选

JINUODE
TIAOMA

吉诺的跳马

张悦然 等 著

白烨 选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JINUODE
TIAOMA

吉诺的跳马

张悦然 等 著

白烨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诺的跳马 / 白烨选编.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302 - 1122 - 9

I. ①吉… II. ①白…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477 号

新世纪青春文学精选

吉诺的跳马

JINUO DE TIAOMA

张悦然 等 著

白烨 选编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20 × 1050 16 开本 19 印张 283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122 - 9

定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青春的活力，文学的希望

——编者序

白 烨

到 2010 年，文学进入新的世纪已整整十年。以“80 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也意气风发地走过了十年。

新世纪文学在其波澜壮阔的发展与演进中，有很多新生事物和新异现象惹人眼目。就写作群体的长足崛起和后来居上而言，“80 后”及其青春文学绝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而且，他们的文学进步与人生成长，也与新世纪的十年相随相伴，关系甚大。他们在新世纪的舞台登台亮相，他们在新世纪的时段奋袂而起，把自己的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美与刺，都一股脑地倾泻于文字，抛洒于文坛，或引起人们的关注，或激起文坛的热议。从此，“80 后”就与新世纪文学不可分割地扭结在了一起，并成为它的一个重要注脚。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便是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一套以“80 后”的青年作者为主体的中短篇小说选辑，虽冠以“青春文学”的名号，但却与一般的青春文学不尽相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最具实力的文学新人的最可一读的青春文学小说选本。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编选和推介“80 后”中优秀作者的中短篇小说佳作的心愿。这主要基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以“80 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虽然一直较为流行，但主要是以长篇作品行销于图书市场，而他们的中短篇作品一般很难看到，这便使得其文学性的追求显得氤氲不明；二是，一些真正坚持文学性写作的作者，因为主流文坛的不大关注和那些偶像作者的相对掩盖，一直处于圈内没有地位、圈外少有影响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实力又有水准的真实的青春文学写作，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无情又无形地遮蔽了。

而事实上，“80 后”群体在这些年来的磨砺与发展之中，已在写作上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分野与分化。其中，一些人更加起劲地去走偶像路线，一些

人更为明显地走入了市场大潮，而还有一些人则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表现出与时尚写作保持距离、走近传统文学的基本取向，并且写出了一些带有自我特点又为传统文坛所瞩目的好作品。这些都为这套中短篇小说选本的编选与推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提供了相当的可能。

让人颇感欣幸的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和几位朋友，也有相似的心愿，同样的意图。因此，这个选题的商议与确定，几乎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一呼即应。因而从选到编，不仅紧锣密鼓，而且桴鼓相应，合作起来倍感愉快。

选收这套中短篇小说选本的作者与作品，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选人与选作并重。首先，要在众多的“80后”写手之中，挑选出那些一直坚持严肃的文学性写作的代表性作者；其次，再从这些代表性的作者中去挑选他们的代表性作品。而在选取作品的考量上，既看其作品的文学性成色，又看其作品的个人化特色，力求选出在个体上能体现作者的艺术水准，在整体上又能反映“80后”创作水平的作品来。

编就作品，翻检目录，我觉得以上的种种意图大致上都得到了体现。在作者的构成中，张悦然、周嘉宁、颜歌、笛安、七堇年、李傻傻、蒋峰、马小淘、祁又一等三十位作者，基本上涵盖了“80后”中葆有艺术理想和坚守文学追求的实力派作者的大多数；在作品的选取上，《吉诺的跳马》（张悦然）、《请带我到平乐去》（颜歌）、《圆寂》（笛安）、《蓝颜》（七堇年）、《一个拍巴掌的男孩》（李傻傻）、《失踪女》（祁又一）、《你让我难过》（马小淘）、《胆小鬼日记》（董夏青青）、《黑暗中的舞者》（王莹）等，大致上也代表了青春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当下应有的水准。我以为，这样的一个基本样貌，既可能对青春文学自身写作的品位提升有一定的助益，也对文坛内外的人们了解和认识“80后”们的写作努力与文学进取，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曾在另篇文章中谈到阅读“80后”作者的作品，应该有两个基本的坐标，“一是，从以‘80后’的代表作者和主流倾向构成的基本态势上，来看这些作者有无新的进取和大的突破，并初步显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来；二是，从传统的或主流的文学创作现状的角度，来看这些新人从看取生活到表达感受诸方面，是否给人们带来新鲜的气息与新异的风格”。以这样的双重

视角来观察这三十位作者的三十篇作品，我觉得他们在走出“80后”的写作定势与含带清新的文学气韵方面，都还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很值得人们予以关注。

我一向认为，好的小说须有好的故事、好的语言，因为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就是用话说事。而一个作者的才气与潜质，由此也能看出个大概。这里选收的作者与作品，正是在这些要素上显出了自己的特点，也是在这些方面又显现了某些不足。当然，这套中短篇作品集里的诸位“80后”作者，无论是他们的人生，抑或他们的写作，都还处于成长之中，而他们经过不断的跋涉与进取，必将会日渐成熟起来，并以他们的方式成为当代文学的后起之秀。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属于青春文学的他们，委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希望。

这个选本也存在着一些不大不小的遗憾，因为版权问题的限定，郭敬明、落落等人的作品未能获许入选，还有因为联系不上有些作者，一些应该入选的作者如小饭、吕晶、王小天、许多余、张佳玮等，这次没有作品能够入选。这种难以避免的缺遗，也为今后再编续集，又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是为编者序。

2010年12月于北京朝内

Contents · 目录

1	张悦然 · 吉诺的跳马
31	周嘉宁 · 杜撰记(节选)
51	马小淘 · 你让我难过
89	霍 艳 · 从开始到现在
107	麻 宁 · 锦瑟
129	章 元 ·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173	鲍尔金娜 · 我们的那一天
195	董夏青青 · 胆小人日记
255	潘 萌 · 乖
275	许 艺 · 寻找主人

张悦然◎吉诺的跳马



Résumé

张悦然，女，1982 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1 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考入山东大学英语、法律双学位班，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理科。鲁迅文学院第七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

代表作有《樱桃之远》、《葵花走失在 1890》、《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红鞋》、《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等。

1) 他再次回到 B 城是因为她的脸。他再次想起了她的脸，在他无法翻越的梦境里，她的脸就像一片波光潋滟的湖面，由远及近地荡了过来。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脸宛如一块没有皱痕的锦缎手帕一般，闪烁着金丝银丝一样明绰绰的辉光。这像是一条通向无可知的遥远的大路，在他的面前再度展开。他伸出手。

他熟悉那脸上的表情，尽管他一再想忽略或者视而不见。那是向他求助的表情，继而变成一片声声断断的倾诉。梦里开始幽幽地飘下梧桐树开出的紫色花，宛然还是四月的校园，他甚至看到了瘦雏的鸟，像是她曾叠过的纸鹤一样在那张脸的前面一飞而过。

他越发地明白，这张脸已经衍变成一面背景，一面适用于所有梦境的背景。在它的前面，可以是校园、梧桐树、鸟或者其他一切有着那段时光标记的事物。这些都像一出出的戏，在那张脸的背景下上演，所以注定它们都被打上了哀伤和求救的符号，像总是要横亘到他面前的眼睛，和他四目绝望地对视。

她还是 17 岁时粉生生的面容，桃花颜色，眼瞳里装着深静的琥珀。她因为太久和他疏离而变得有点生硬，淡淡地说，你是不是应当来看看我了？

她又哀怨地命令道，你要回来，来看看我。

他僵直地站立在那里，好像再次是从前那个因着爱情到来欢喜激动的少年。他因为那一生只来过一次的爱情，流出了眼泪。

2) 女孩吉诺是在体育课上发现陌生的男人正在隔着学校操场的霉绿色铁网盯着她看的。她侧了侧眼睛，然后继续广播操动作，告诉自己要保持平静。

周二上午第三节是体育课，她的班级被分成四排在篮球场上练习广播体操。这是每学期运动会开始前一周的必然会做的准备，在每个春天秋天里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令吉诺感到非常厌倦。虽然才是秋天，风却开始有小刺儿一样地扎得人十分难受。吉诺晃了晃头，把落在头上的半截梧桐树上落下来的小枝甩了下来。

她因为个子矮小而站在第一排，因为直接面向体育老师站着，她不能太偷懒，不然惩罚会是一个下午都留在操场上做操。所以尽管她十分厌恶，却仍是尽力把手抬高，把动作做得充分。在做第七节转体运动的时候，她蓦地发现有个男人冷飕飕的目光穿过操场的铁网直射过来。那像箭一样飞过来的目光里，她好像听到了羽毛和空气摩擦出的刷刷的声音。她迟疑了一下，正要上举的手臂悬在空中停顿了几秒。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抬起手臂的时候会露出一小段腰肢，这让她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她转念又想，怎么能知道他在看的就是她呢，那么多的同学。

但是她很快发现，当练习结束、队伍解散之后，那双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她。她和四个女孩开始玩排球，她装作不经意地侧了一下脸，她看到男人还站在刚才的位置，目光穿行而至，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物，然后它像是太阳下的一块阴翳的光斑一样贴在她的身上。

排球再飞过来的时候她没有很卖力气地跳起来，因为那样会再次露出一大段的腰肢。

她变得有点六神无主，几次飞过来的排球都没有接。她在几个女孩开始怀疑和抱怨之前开口说，她感到有点头晕，想去一旁休息一下。说着她指了指小腹，那几个女孩知道她的意思是例假来了，于是都同情地点点头。吉诺退到了几个女孩子围成的圈子之外。她站在那里，眼睛立刻向着陌生男人的方向看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而男人的表情根本无法看清，他动作的幅度也微乎其微。可是那个时候吉诺却十分肯定，那个男人抬起一只手，放在胸口高的位置，向身体内的方向钩了一下，像是在示意她让走过去。她心

里还在犹豫，一只脚却已经向着他的方向抬了起来。

吉诺迎着男人的目光，心怦怦地跳得厉害，迈着比平日里慢下很多的步子，走到篮球场的铁栏杆前。她是面对着他走过去的，却不怎么敢抬起头看他。她在离他还有三五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站定了，微微地抬起头来，有点迷惑地看着男人，像是问他：你是在叫我过来吗？

女孩吉诺穿着一件圆形娃娃领的玫红色开身毛衫和一条相当普通的深蓝色牛仔褲。她偏爱玫红色是因为这会衬得她原本雪白的肤色更加光洁，当然，她也没有更多的选择，除却校服之外她一共有三件秋天穿的衣服，出于对玫红色的偏爱使她几乎在整个秋天里都穿着这件玫红色的毛衫，天气太冷了也只是在里面多套件衣服。因为身材矮小，她脚上的淡雪青色和白色相间的运动鞋有点像童鞋，十分可爱。她梳着两条刚刚蹭到肩膀的小辫子，绑头发的皮筋也是艳艳的玫瑰红色。她的头有点超出比例地大，而身体平而单薄，尚没有开始发育的样子，说她已经读高中的女孩肯定没有人会相信。

男人端详着她的脸，仿佛想要从她的脸上找到一些熟悉的东西。她有一张尖尖下巴的小脸，额头有点高，眼窝很深。这使她的脸有十分分明的骨骼层次，几乎没什么肉，苍白得好像深冬的天气里整夜都冻在外面的蔬菜。鼻子有点塌，上面起了一层淡褐色的小雀斑。如果她皱起鼻子，小雀斑会像一片四面涌来的鸟儿一样栖落在一起。他觉得她的面相并不熟悉，倒是神色很像他的一个故人。

男人没有搭话，虽然他明白她走近的意思，她应该对他充满宽容的好奇，她想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先开口对她说话。这是一件有些趣味的事情，尤其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当发现有个陌生的男子在不远处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她感到了一种凛冽如酒精般的冰凉液体注入身体里，她有种噤的一下被火柴点燃的兴奋。

这是北方的秋天。校园里种的是平淡无奇的梧桐树，空有高大的身量，却毫无风情可言，照旧只是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例行公事地戴上藏红色的头发。而这一花招，就像是已经无法再换得小孩子信任和欢乐的把戏，在这一季已经可以完全被忽略了。吉诺在这一刻之前其实并没有深深地研究过她过的生活。她觉得那就像是个一碰就会进出水来的阀门，她一直能做的也只有

不动声色地看着它，即便觉得它生得像是一颗毒瘤一般令人厌恶，也不敢轻易动它。相对的平静有时候是十分可贵的。她这样想。但是这一切在她发现这个男人，并且走向他的时候，都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她这一刻站在这里面向一个陌生男人，身后是热闹的排球场和玩耍的女伴，忽然之间感到了一种哀怨。这种哀怨就像忽然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脸，却并不急着去护痛处，只是木木地站着，思味着自己所有的苦痛，然后就感到那苦痛越来越多地飞过来，涌过来，像是一时间密密麻麻回巢的蜜蜂。于是就生生地心疼自己，几乎要掉下眼泪来。她为什么会如此她自己也不清楚。也许只是在太多的日子里她都显得过于平凡，日子过于平淡，像是总忘记化点淡妆再出门的潦草女子，蓬头垢面地虚度每日。多可耻。她一遍一遍提醒自己，她在一个最好的年龄里，她一定要让它有点不同。

“连一个美好的梦也没有。”她常常自嘲地对自己说，那种绝望像是酷寒天气里的漫天纷飞的雪花钻进脖子里一样，一丝一丝地刺得她生生地疼。

她现在站在他的面前，隔着三五米，看见男人是络腮胡子，双眼皮的眼睛很深很大，他肤色黝黑，虽然开始谢顶，脸上却没有几条皱纹。这个男人超过了三十岁，她只能这样粗略地估测，因为男人的年龄一旦超过三十岁就仿佛逾越了她可以猜度的界限，她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估了。男人穿着一件领子上三颗扣子都没了的墨绿色毛衣，身下是洗花了的条绒灰裤。他的皮鞋上有泥水，因为没有下雨附近也只有柏油马路，她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是，他或者是个花匠也说不定，——其实她是个骨子里溢满了浪漫气息的姑娘，爱情小说里在花园里种下海潮般声势浩大的玫瑰花的花匠一直在她的小脑袋里翻波腾涌，而不经意出现的陌生人或者忽然之间就会领着一匹上好毛色的白马笑盈盈地冲着她走过来。

而此刻她却十分担心这只是个误会，——他并不是在看她或者他没有任何话要对她说。她猜想她的身后，那些女伴们已经发现她走了过来，她们一定在注视着，那种一大片一大片漫过来的目光已经像是巨大而有力的手掌似的推着她，所以她是不能退的。她如果就这么转身回去该是多么尴尬。她等待着，甚至开始用目光鼓励他，让他开口对她说话。

他终于开口说：你们不跳马吗？吉诺愣了一下。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

会问出这样一句话。他这样一直看着她，一直像是要对她说话，用手势示意她走过来，难道就只是想问问，你们不跳马吗？

吉诺的心陡然凉去了大半。她咬了一下嘴唇，心里问自己说，那么你想要他说的是什么？吉诺在很多时候都喜欢自己质问自己，——这是十分寂寞和胆怯的人的通病，他们热衷于自己和自己说话，在自己和自己的舌战中找到那种现实中永远也得不到的占据上风的快感。诘责，质问，然后在压迫下无话可说，于是可以令自己变得安稳变得甘心于现状。

她带着失望，不过仍旧十分认真地回答了他：不，我们体育课不跳马，我们现在练习广播体操和打排球。她说。他像是获得了十分宝贵的信息一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们都没再接着说话。他那站在学校铁网外的身体是歪歪斜斜的，大缕的风钻进了他那没有扣子的毛衫里，他头顶那稀稀拉拉的根本遮掩不住头皮的头发像是一圈一圈的盘丝，风一吹过来，就好像棉絮一样一缕一缕地飞舞起来。她看着他，失望到了极点。她心想这只是一个十分乏味的男子，甚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不过是因为好奇或者无聊，趴在学校操场的铁网上看她们上体育课。他看那么久只是因为他心存疑惑。好事的男人，大约回想起他中学时代，还有跳马项目的中学时代，如此而已，所谓对她的长久的注视，也纯属事出偶然的吧。她于是想到，其实这个早晨并无异常，一切都会照旧。那么，她会在体育课之后去上数学课，最后一节英语课也许会是一个随堂测验，然后中午她到学校的传达室找她爸爸一起吃饭。

他们去旁边的小快餐店，那里的菜总是十分油腻，不知道反复炸过多少次的鸡翅是棕黑色，很脆，一碰就会掉下一块一块的油渣。漂浮着极少量浅黄色蛋屑的蛋花汤好像是前天剩下的。可是她不做声，甚至根本不需要看清这些食物。只是看也不看地咽下去。她的爸爸坐在她的对面，咀嚼的声音非常大，她一度怀疑父亲的前世是个类似马之类的牲畜，所以咀嚼时才会有格外响亮的声音，尤其是蔬菜。并且他可以站着入睡，发出深度睡眠的鼾声。每次当父亲发出巨大的咀嚼声时，她都会感到十分难堪。她会悄悄地低下头，环视四周的人，她总是感到那些人的目光都朝她爸爸涌过来，不友好的，戏谑的，充满讽刺和鄙夷的。她觉得很可耻，想要倏的一下站起来，然

后冲出快餐店去。可是她一直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这样的勇气，她爸爸是个十分凶恶的人，对她也不会例外，他如果发现连他的女儿都嫌弃他，他一定会掀起她的辫子，狠狠地朝她的后颈打过去。另一方面，她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可怜她爸爸，她是唯一留在他身边的人了，如果连她都厌弃他，那么他还能保有什么呢？所以吉诺只有忍耐。而忍耐使吉诺的中午时光变得十分难挨，午饭像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其实又何止是中午时光呢，她分明是觉得这样的每天每日都十分艰难。

每个下午，她按部就班地上课，直到放学。放学后她要先绕到学校后墙外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做饭，而她和爸爸的所谓的家，也不过是在学校后面的一间平房——她是一个连家都安在这所学校里的人。爸爸是不可能回来的，他要守在学校的传达室里。所以她要去做给她爸爸送饭，她一般会做三两个菜，至少得有一个荤菜，——她爸爸对于肉的偏爱她很清楚。做好的饭装在磨得锃亮的铝质饭盒里，然后她再拿出放在窗台上的半瓶酒，握在手里，从学校后面的平房，穿过已经没有人了的寂寂无声的操场，一直走到传达室。她把饭给她爸爸放下，说一声，我回去做功课了。父亲应一声之后，她就可以离开了。她转身带上门的时候，已经听见她爸爸那十分响亮的咀嚼声。

晚上如果她爸爸值夜班，那么就一夜不回，她自己温习好功课，如果时间还早，她就会看一会儿电视。家里有台小电视，能收八个电视台，她最喜欢看探险节目，一大队装备齐全的人，精神抖擞地出发了。攀登山峰或者去幽深的海洋底下潜水。她是多么羡慕他们，她想她是想要离开这里想得发疯了。如果她爸爸不值夜班，那么不会超过10点半他就会回来。吉诺得把电视让他看，他尤其喜欢体育节目，越激烈他就会越兴奋，喝过的那点白酒也会忽然从胃里冒了上来，于是变得话特别多，甚至大声地唱歌。所以吉诺通常是伴着足球赛、拳击赛还有爸爸的歌声入睡。

这是吉诺的一天。吉诺闭着眼睛不用思索就可以把它回想一遍。毫无悬念和任何跌宕起伏。今天她才知道她对于这样一种日子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所以即使在陌生的毫无亲切感和温暖可言的男人看着她时，她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渴望了。她太期望这一切有所不同，在今天，哪怕并没有什么善意的事

情发生。

她颓然地叹了一口气，转身要走的时候，陌生男人忽然又问：为什么你们现在体育课不跳马了呢？她心下十分委屈，不想再理会这无聊的男子。她用几乎快要哭了的声音说：我不知道。而男人却忽然又说：你能出来吗？

吉诺这个时候已经迈出步子要离他而去。她忽然怔住了。她转过头去问他，出去？现在？是啊，男人点点头，肯定地说。你让我出去做什么？她的声音有些迫切和充满鼓励，仿佛她一直是一只被囚禁在动物园铁笼里的兽，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丝可以逃脱这铁牢的希望。他想了想，说，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两分钟后女孩吉诺像是一只衔了新鲜花朵的鸟儿一样快乐地跑过篮球场，跑过她那些吃惊地看着她的女伴。她们肯定发现，在吉诺和一个陌生男子攀谈一番后，她竟然不顾仍旧在上课，冲出了操场。跑向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吉诺自己也觉得这太疯狂了。然而她是多么开心，她不能控制，对于将要发生的事一点也不期许一点也不猜疑。她只是知道自己在这一刻是如此的开心，甚至有些骄傲和扬眉吐气。就像一个一直被压着肩膀走路的人，终于舒展了身体。她也说不清她在表演给谁看，可是确定的是，她觉得一切好比一场万人观看的精彩大戏，而她是备受瞩目的女主角。

她只有在飞快地跑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才忽然停了下来。她把身体压低，几乎蹲在了地上，然后一步步向前挪动，还好她是个小个儿，这样一来头顶低过了传达室的窗台。于是她顺利地在她爸爸的眼皮底下逃出了学校的大门。

陌生的男子果然已经站在大门口等她。他远看去过分地瘦削，像是一直吸了大麻或者一直重病缠身。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吉诺却觉得他是那么坚如磐石的一块力量。

3) 你看我半天，把我叫过来，只是为了问我，我们跳马不跳？吉诺坐在咖啡店那翡翠色新鲜可人的水果椅上享用一大碟红豆雪沙冰时，忍不住要问坐在她对面的男人。这间咖啡店就开在学校对面的小街里，门口有一丛一丛柠檬浅绿的蒿草，木头栅栏上扎满了葡萄香槟色的团花，像个幽秘的小庄

园一样令人对里面的世界产生无限遐想。她还从来没有试过这样轻松惬意地坐在一家冷饮店和人说话，于是刻意地把说话速度放慢了一些。店里飘着一个外国女人的歌声，女人细碎的声音也像这甜品上的冰屑一样清清凉凉的，好像一碰到热乎乎的耳朵就融化了。

男人要了一杯热牛奶，此刻他正把桌上插在小盒子里的糖包撕开，淅淅沥沥地把绵绵的白糖倒进去。吉诺很少见到男人在喝牛奶的时候加白糖，当然吉诺也很少见到除父亲以外的男人。所以她感到很新鲜，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大口大口咽着甜腻的牛奶。男人摇摇头，用手拂去粘在嘴唇边的一层薄薄的白色奶皮，说：也不是，我也可以问别的。叫你过来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想好。

吉诺通情达理地点点头。他们又都不说话了。吉诺这是第一次被男人约出来，她没有过男朋友，甚至很少有男性朋友。因为她看起来是个相当沉闷的姑娘，小个儿，眼神有点虚渺，不够坚定也没什么力量。不过这都不是重要的原因，重要的是她的爸爸。吉诺的爸爸是个看大门的粗汉，这个全班的同学都知道。她隐约地知道，惹是生非的父亲也曾在这所学校当过老师，但因为犯了错被处分。不管怎么说，自吉诺懂事以来，爸爸就像是一个恶狠狠的罗汉一样把守在学校大门外。他的脾气很坏，曾经因为同学进大门不下车或者高声说话而和他们发生过争执，他甚至还动手打人。他是个粗短结实的胖子，力气大得吓人，有次他竟然在打斗中折断了一个男生的手臂。学校险些辞退了她爸爸，然而终是因为他已经为学校服务了大半辈子而网开一面。不过自此大家都知道，那个凶神恶煞的看门人就是吉诺的爸爸。所以谁还敢跟吉诺走到一起呢？那是一件多么犯险的事啊。

有时候吉诺觉得她爸爸是四面阴森森的大墙，把她严严实实地圈在了里面，她是完全孤立的，甚至无法要求救援，所以她渐渐失去了言语，变成一个在男孩儿眼里有点乏味的姑娘。

“反正我也不指望谁会来爱我，救我。”她自己这样告诉自己。她总是能用一种桀骜的口气把自己说得哑口无言，让即便再无趣的生活都能吱吱嘎嘎地像个笨拙的旧纺车一样继续转动起来。不过这一天她才知道，她其实是多么盼望有个男子能出现，哪怕只是像现在这样请她吃一客冰淇淋，象征性地